

歸

潛

志

歸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曆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間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銀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
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
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

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

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駁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

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戴工財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
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
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
不更事半功倍平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

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document.

歸潛志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臣等謹案歸潛志元劉祁撰祁字京叔渾源人御

史從益之子金哀宗時為太學生舉進士不第元

兵入汴遁還鄉里戊戌復出就試魁南京選充山

西東路攷試官後征南行省辟置幕府凡七年而

歿舊以金史載之文藝傳遂題曰金人殊非其實

是書名曰歸潛蓋祁于壬辰北還以此二字榜其

室因以題其所著然晚年再出西山之節不終此

名亦非其實也卷首有祁乙未自序謂昔所聞見
暇日記憶隨得隨書第一卷至六卷悉爲金末諸
人小傳第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第十一卷題曰
錄大梁事紀哀宗亡國始末第十二卷題曰錄崔
立碑事紀立作亂時廷臣立碑以媚之劫祁使撰
文事又一篇題曰辨亡敘金前代之所以平治末
造之所以亂亡自此二篇以下至十三卷悉爲雜
說略如語錄之體殊不相類疑此二篇本自爲一
卷殿全書之末別以語錄爲第十三卷詩文爲第

十四卷附之後人因篇頁不均割語錄之半移綴
此卷故體例參差也壬辰之變祁在汴京目擊事
狀記載胥得其實故金史本傳稱祁此志于金末
之事多有足徵哀宗本紀全以所言爲據又若大
金國志稱樞密使伊喇蒲阿出降于元此志不書
出降與金史相合可證大金國志之誤元史稱壬
辰正月太宗自白坡濟河而南睿宗由峭石灘涉
漢而北以渡河涉漢同在一時而此志則載睿宗
涉漢在辛卯十一月太宗渡河乃在壬辰與金史

及姚燧收菴集蘇天爵名臣事略所載相合可證
 元史之誤又如載天興元年劉元規使北朝不知
 所終而金史本紀不書其事載薩克蘇媒藥李元
 妃而本紀不著其名載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諸國
 使臣朝見遇雨放朝與周輝北轅錄合而本紀但
 載十六年三月朔日蝕放朝一條載金代鈔法凡
 八易其名而金史食貨志失載通貨改為通寶通
 寶又改為通貨一條皆足以補正史之闕至于金
 史交聘表稱大定十六年宋湯邦彥充申請使此

志作祈請使圖克坦烏登傳稱天興元年正月朝
 廷聞大兵入饒風關移烏登行省闔鄉以備潼關
 此志書其事于正大八年完顏思烈傳稱王渥從
 思烈戰歿此志作從持嘉哈希李英傳稱與元兵
 遇于霸州敗死此志作遇于潞州郭阿林傳稱宋
 兵大至戰歿此志作馬倒被擒不知存歿師安石
 傳稱以論列侍從觸怒而死此志則云既居位人
 望頗減皆有異詞其他年月先後姓名官階與史
 不同者甚多皆足以資互攷談金源遺事者以此

志與元好問壬辰雜編為最金史亦並稱之壬辰雜編已佚則此志尤足珍貴矣世所行本皆八卷雖傳是樓藏本亦然

國朝郭朝鈺編纂金詩所採錄僅及前七卷知其未見全帙此本一十四卷與王惲渾源世德碑相合當猶從元板傳錄錢曾讀書敏求記稱陸孟臯家鈔本歸潛志凡十四卷蓋即此本也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主事臣任大椿

歸潛志原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爲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歿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太皞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于鄉蓋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者迨遭喪亂皆烟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以其所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

雖飯蔬飲水橐中無寸金未嘗帶諸胷臆獨念昔所與
 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
 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
 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余所居之堂
 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
 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敘

歸潛志卷一

元

劉

祁

撰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
 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
 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志
 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諡顯宗好文學作詩善
 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

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風無
處不楊花真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詩云
夜飲何所樂所樂無諠譁三杯淡醺醪一曲冷琵琶坐
久香成穗夜深燈欲花陶陶復陶陶醉鄉豈有涯聚骨
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鏤
小鈿花草鬪翠條更結同心綬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
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擘
橙爲軟金杯詞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輒九迴腸
冷怯玻璃盃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

上桃花面嘗爲鐵券行數十韻筆力甚雄又有送張建
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詩具載飛龍記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集
行于世

密國公璫字仲實世宗之孫越王允功之子也幼有俊
才能詩工書自號樗軒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親王
皆有門禁公以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家居止以講誦
吟詠爲樂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間
余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

笑真一老儒殊無驕貴之態後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談可謂賢公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畫數十軸皆世間罕見者後余適陳送以二詩甚佳又爲余先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如雷希顏元裕之李長源王飛伯皆游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榆林巷便是臨淄公子家寂寞畫堂豪貴少時容詞客聽琵琶蓋實錄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已臥疾予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心從順全吾祖宗如得完顏氏一族歸我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

矣餘復何望乎後數月薨五子幼曰守禧字慶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詩與字畫亦可喜狀貌白皙丰神秀徹如仙人公特鍾愛嘗會予指其書畫曰將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變皇族皆聚于禁中將北遷慶之病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詩文甚多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趙閑閑序之行于世其佳句有聞閑閑再起爲翰林云蓮炬光中久廢吟一朝超擢睿恩深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巖崑谷西窻夢不信秋來不上心又過

胥相墓云亭亭華表立朱門始信征南宰相尊下馬讀
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其有唐人遠意又絕句孟
津休迫濁于涇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
談王道不談兵不可謂無志者也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作詩及字畫

有名王庭筠子端薦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補後再入

館為修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岢嵐平定寧邊三郡

案金史本傳秉文以言事由翰林修撰出典平定寧邊

二郡未嘗出典岢嵐其同知岢嵐州軍事猶在未召入

為修撰之前元好問中州集南渡為直學士遷侍讀拜

傳亦與本傳同與此互異

禮部尚書致仕再起為禮部改翰林學士天興改元夏

四月卒年七十三案金史本傳天興改元之年五公幼

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

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然一時文士領袖壽

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疎曠無機鑿治民鎮靜

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夫人

卒不再娶斷葷肉粗衣糲食不恤也酷好學至老不衰

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抄錄上至六經解外及浮屠

莊老醫藥丹訣無不究心其所著有太玄解老子解南

華指要滄水集外集無慮數十萬言自號閑閑居士云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
 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兒初為
 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義學踰冠擢
 高第名聲熒然為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辭雄奇簡古人
 皆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泰和
 南犯兩上疏策其勝負章宗咨異給送軍中後多如所
 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論事不
 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珠赫高琪

案珠赫舊作
木虎今改

擅權擢為左司都事公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
 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由取人
 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
 十七公為人聰敏于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才謂功名
 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
 萬言書援宋為証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士論惜之
 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嘗成
 考旋即歸隱居閤與禪僧士子遊惟以文酒為事嘯歌
 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

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至于談笑怒罵燦然皆成文理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于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懽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為當世龍門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末曰惟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穀李經王權雷淵余先子姓名劉從益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輒嫚罵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贊曰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蝨公侯言語蹇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癡而挽回萬牛寧為時所棄不

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如碑志詩賦號外藁蓋擬莊子內外篇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為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此其所學也每酒酣歷歷論天下事或談儒釋異同雖環而攻之莫能屈世豈復有此俊傑人哉

雷翰林淵字希顏應州渾源人與余同里閨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司註易行于世

公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獻臣之獄幾死後改東平遷東阿令授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俄入翰林爲應奉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貴臣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凡奸豪不法者立筆殺之坐此爲小人所訟罷去久之起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案金史本傳亦云四十八與此志同元好問雷希顏墓銘

卒年四十六與此志異

公博學有雄氣爲文章專法韓昌黎尤長

于敘事詩雜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書畫碑刻藏于家甚富喜結交凡當途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後進經公品題以爲榮家無餘費及待賓客豐腆甚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令遂平一邑大震嘗管州魁吏州檄召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仕不達然士論未嘗不壯之嘗爲文祭高公獻臣其詞高古一時傳誦工于尺牘辭簡而甚文朋友得之輒以爲珍藏發書頃刻數十軸皆得體堪愛在館諸同年友制辭皆摘其不及以箴之如誥商衡平叔

云將迎間有亦須風節之自持誥聶天驥元吉云讀書
大可益人宜勤講學少年賦松菴詩曰菴中偃臥龍閱
世鬚髯古人天共護持半夜起風雨過華山懷陳希夷
云五季乾坤半悔冥先生有意事澄清駒駒四十年來
睡開眼東方日已紅又梅影云維摩丈室冷于冰干劫
蕭然無盡燈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鬢鬢人皆
傳之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公叔獻後善高公獻臣最後
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早與余先子交嘗同鄉校同太
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寄挽詩有云鄉校聯裾春誦學上
窮真豪士也

庠同榻夜論心余因請爲墓誌迄今余家有公書簡甚
多也善飲啗未嘗見大醉間論事口吃而甚辯出奇無
窮真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游太學有詞賦聲從屏
山游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希顏李天英相埒也至寧
初擢高第歷關中四邑以能稱召補省掾爲當軸者所
忌求去已而爲延安帥府所辟充經歷官召爲南京右
巡院使風采甚著以不能事權要罷官俄入翰林爲應
奉得風疾引去遭亂北還道病歿年未五十士大夫惜

之飛卿爲人剛直豪邁不羣能政能文甚爲時望所屬不幸中以病廢哀哉初召至南京時屏山亦在余每從之游亂後余居八仙館與飛卿相邇日相見屬和其詩猶在余橐中少時題太白泛月圖云江心月影盡一掬船頭杯酒盡一吸夜深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簡古法宋祁新唐書惜乎爲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喜佛雖從屏山游常與辯爭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嫚之也屏山持之示交游以爲笑其後西行余以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回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

歸潛志卷一

歸潛志卷二

元

劉

祁

撰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
 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
 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
 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
 不知所終天英為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
 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真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
 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聲

晚望云夕陽萬里眼人立秋黃中夜起云夜半不得月
河漢空星辰又步雲意云一片崑崙心夕陽小煙樹又
四言云老峯蹙雲壁立挽秀林陰灑雨蒼蒼玉鬪虛明
滿鏡夜氣成畫此其詩體也

張穀字伯玉許州人伯英運使弟也少有俊才美風姿
髯齊于腹爲人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太學有聲從屏
山游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氣任俠不肯下人
再舉不中遂輟科舉計居許之鄆城有園有田宅甚豐
日役使諸姪治生事而已則以詩酒自放偃然爲西州

豪俠魁邑令過使皆下之喜稱人善交游有患難極力
挈扶俗子少不愜意輒嫚罵年四十餘不娶有一妾因
小過以鐵簡殺之嘗衣紫綺裘半醉坐堂上人望之如
神迨酒酣興發引紙落筆往往有天仙語後病腦疽死
年未五十麻九疇知幾爲又以祭辨其爲人大略少時
與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日飲燕市人人識張鬚西山
日來好飲酒不下驢又云昨日上高樓西山翡翠堆今
晚上西樓西山如死灰想見屏山老療飢西山隈餐盡
西山色高樓空崔嵬又賦古鏡云軒姿古鏡黑如漆錦

華鱗皴秋雨濕人以為不減李長源云

周嗣明字晦之真定人叔昂字德卿名士文章氣勢一時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卿操履端重學問淳深真韓歐輩人也晦之為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與作真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余先子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軍敗俱縊死屏山贅談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云髯張元是人中龍喜如俊鶻盤秋空怒如怪獸拔枯松更著短周時緩頰智囊無底眼如月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終復一說勅敵相阨

已錚錚二豪同運又連衡屏山真欲樹降旌那得人間有阿英阿英魁奇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時借奇兵以二子可想見三人者也

王權字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游屏山稱之為人跌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酣飲放歌人以為狂屏山為作狂真贊與余先子同年進士然仕宦連蹇晚召入朝為部勾當官俄辭為縣令未赴家魯山為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貞祐初余先子攝許州幕時屏山二張伯英伯玉雷魏諸公皆在焉日會飲為樂忽高公

獻臣將赴河南來過諸公詣之及夕獨希顏士衡留宿高旣去未幾爲主帥所誣陷以有異志逮捕諸黨與符下潁川械二公赴洛獄榜掠萬端會赦方得免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

麻九疇字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幼穎悟善草書能詩號神童旣長入太學刻苦自厲爲趙閑閑李屏山所知南渡後居鄆蔡間入遂平西山讀書爲經義學精甚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乙經義魁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南都婦人小兒皆知名及廷試以誤緇士論惜之已

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且知知幾爲師近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以病不拜官告歸病已赴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後以病去居鄆久之北兵入河南知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後復出爲兵士所得驅之北邊至廣平病死知幾爲人耿介清苦雖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游少不愜意輒怒去蓋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

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得其
學爲文精密巧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常作透光鏡
篆韻詩人爭傳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詩益潛
心爲易學與張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
善先子初攝令鄆城日與唱酬爲友後知幾試開封先
子爲御史監試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爲有司因
相與讀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
擢爲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景爲趙閑閑所
知有送麻徵君序并詩云

辛愿字敬之河南人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溪南詩老幼
嗜書苦學坐環堵數年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貫喜作
詩五言尤工人以爲得少陵句法平生不爲科舉計且
未嘗至京師若然中州一逸士也爲人質古不嫻世事
麻條草履或倚杖讀書市中人訝之亦不恤嘗謂王鬱
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
然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
而伏于厠也此言他人難聞子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
也貞祐初先子主長葛簿敬之素不識聞名來謁相得

甚懼及別厚贈之歸而買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給居女
几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惟以吟詠講誦爲事朝士大
夫願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葉復來游後歸洛下
病歿有詩數千首常在行囊中其佳句有云院靜寬留
月牕虛細度雲又鶯銜晚色啼深樹燕掠春陰入短牆
又波搖朗月浮金鏡嶺隔華星斷玉繩又箕山潁水春
風裏喚起巢由酒一杯又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
是唐臣真處士詩也

趙宜祿字宜之忻州人幼舉童子第及壯病目失明自
號愚軒居士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忘居西
山下以吟詠爲樂名士無不與游趙李諸公甚重之屏
山嘗賦愚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後
病歿有愚軒集其題嵩陽歸隱圖云風煙萬頃一椽第
丘壑端能傲市朝窈窕雲山三兔穴飄颻風樹一鳩巢
本來無取亦無與只合自漁還自樵三十六峯俱可隱
願從君後不須招送辛敬之云李白久矣騎長鯨後五
百歲之純生

史學字學優河南人昆弟三人兄才長亦知名學優之

學長于史傳地理工詩絕句殊妙年五十擢南省魁後
 中廷策得主武陽簿頗有政聲再倅盧氏令病卒興定
 末與余同試于廷始識之中夜棘圍談至旦後先子令
 葉學優復來游先子歿學優寄挽詩未幾亦下世有詩
 數百首其七夕云箱牛回馭錦機閒天下悲歡亦夢間
 月夜並肩人不見蕭蕭風葉滿驪山又絕句石壁城頭
 夜斬關軟紅塵底曉催班道人一笑那知此門外清溪
 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張侯新作九原人伯玉梁子今為戰
 血塵仲涇四海交游零落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顯仕至金吾衛上
 將軍時號李金吾家迨欽叔昆弟皆以文學有名從兄
 欽止獻卿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從兄欽若獻誠從
 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叔苦學博覽無不通
 尤長于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後中宏詞遂入翰林為應
 奉攷滿再留出為鄜州觀察判官再入遷修撰正大末
 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來攻軍敗奔陝又為陝府經
 歷官天興改元陝亂見殺年四十三欽叔為人渺小而
 黑色頗有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

志于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林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
 閑閑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院材故諸公薦
 之不令出館嘗謂人曰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
 後竟如其言異哉

冀禹錫字京父惠州龍川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
 興魁入太學有聲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卿皆同
 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及初
 主沈丘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為其令所乘坐廢再
 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得京官朝

士屢薦之為當途者所沮居閒日與諸公宴游蒙昭雪

得扶風丞因客睢陽為行樞密院辟為都事末帝東遷

擢為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富察古納舊作蒲察官

奴今之變與宰相李暉同見殺年四十三案中州集傳云自投水中

與此作見殺異又云年四十二與此作四十三異京父少年作詩鍛鍊甚工寫

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有云忠策萬言憂國獻好

詩千首課兒抄又哭先子云大才自古無高位吾道何

人主後盟又醉鄉廣大寬留地仕路崎嶇小作程散文

亦精緻嘗作余先子哀詞雷丈希顏善之

王渥字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家世貴顯少游太學有
 詞賦聲屢中高選南渡後擢第為時帥所知故多在兵
 間後辟令寧陵有治迹召為省掾因使宋至揚州應對
 華敏宋人重之回為太學助教充樞密院經歷官俄遷
 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天興改元從持嘉哈希案舊作赤蓋合喜合
 改提兵出援武仙鄭州西遇北兵大戰歿于陣完顏思烈傳思烈行省鄧州以渥為左右司員外郎從行故思烈自鄧人援渥在軍中諫勿躁進幾為思烈所殺後戰歿思烈之陣然則渥所從者性明俊不羈博學無所不
 思烈非持嘉哈希與此志異
 通長于談論使人聽之忘倦工尺牘字畫道美有晉人

風作詩多有佳句其過潁亭云九山西絡煙霞去一水
 南吞澗壑流賓主唱酬空翠琰干戈橫絕自滄洲又贈
 李道人云簿領沈迷嫌我俗雲山放浪覺君賢又潁川
 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慚愧西湖五月春又過龍門
 云詩成一大笑浩浩洪波東

李汾字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人少游秦中喜讀史
 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于詩專學唐人
 其妙處不減太白崔顥為人尚氣跌蕩不羈頗褊躁觸
 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嘗以書謁行臺胥相國鼎胥

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盡發胥過惡胥大怒然以其
 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舉進士不中能詩聲一日動京
 師諸公辟為史院書寫時趙閑閑為翰林雷希顏李欽
 叔皆在院長源不下之諸公怒將逐去亦不屑後以病
 目免歸後入南京上書言時事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
 入境恒山公武仙署為掌書記在軍中金國亡長源勸
 仙歸宋未幾為仙麾下所殺案金史本傳仙與參知政
 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誅
 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土德追
 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又未帝本紀天興元年六月
 丁丑恒山公武仙殺士人李汾中州集傳恒山懼長源
 言論欲除之遁之泌陽竟為所害則殺李汾者武仙而

此志隱其名于麾下與案金史本傳與此志
 同而中州集載李汾

金史及中州集傳互異感寓述史雜詩五十首引曰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
 八攷之此志汾卒于金亡之後金以天興三年亡正大

庚寅下距天興三年凡五載則汾卒之年當四十有三四矣此志與本傳均云年未四十疑誤哀哉平

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再過長安有云三

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鶻空餘一掬傷時淚暗

墮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句云學劍攻書事兩違回頭

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望少

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劍鋒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銜

暝色投林魚螢曳餘光入草深鸛雀樓云白鳥去邊紅

樹小斷雲橫處碧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字子遷後名佖字季武陳郡人出于兵家能刻苦
爲學喜讀史書究古今成敗治亂尤喜武事習兵法擊
劍馳射有志于功名累舉詞賦不中改試經義後不售
後將棄二科以武舉進身無何陳陷死年四十二子遷
爲人介特自守不羣然尙氣使酒剛甚平居循謹惟恐
傷人旣醉雖王公大人嫚罵不恤爲文尙奇澀喜唐人
作詩尤勁壯多奇語然不爲鄉里所知貞祐末先子爲
陳幕一見喜之爲延譽諸公間後爲麻知幾雷希顏所

重東方後進皆推以爲魁若侯季書伯威王飛伯杜仲
梁曹通甫輩皆以兄事與余最深子遷旣死余嘗爲哀
詞道其爲人之詳平生詩不甚多不如意輒毀去嘗賦
古鏡諸公稱之其詩曰盤盤古皇州夢斷繁華缺一鞭
春事忙耕出隴頭月土蝕背花暗蹄泔駭龍蹲鬚髯殆
欲張不敢著手捫星環紫極位劔外十三字細看清州
文其篆文云溟漠君慕誌壽堂鑲菱花引得阿紫家榛
爲清日用煙夕霏時幾照拂雙鴉神物污雖久一日落台手壽光
閱人多常有此客不呵呵吾戲云雅志踵先民鏡裏春

風面泉下今日塵九原不可作哲弟師有若摩挲一面
 銅便有親炙樂又弔張伯玉云匣內青蛇亦悲吼意憑
 誰識抉雲材又贈赤腿王云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
 醉酒錢龕

歸潛志卷二

歸潛志卷三

元 劉 祁 撰

侯策字季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鬪雞走狗雄
 鄉里南渡後慨然有為學心與一時名士游盡絕少年
 事喜作詩刻苦自學自漢魏六朝唐宋人諸集無不研
 究初為李子遷所知薦于余先子亦喜之王飛伯負其
 材素少許可一見季書詩即加敬為人任俠尚氣然修
 謹無過失與予交最深久之居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
 所有共樂天興改元陳亂失妻獨走大梁詣余會疾作

數月死諸朋友爲買棺葬西城余爲誌其墓刻石平生詩甚多同王飛伯唱和南頓同余唱和梁園又喜效西崑體甚有得其弔一貴人云歌翻薤露芻靈遠門掩秋風甲第深又云峯前雨送閨中夢峯一作蓬樓上雲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樓閒玉鳳秋風桂漏戛銅龍又九疑湘瑟悲龍竹子夜秦簫隔鳳樓又幽鳥弄音花覆地斷虹沉影水明河又詠雨云勢侵書帙湘芸潤聲入簾旌蠟炬清又和飛伯云世事催人南去早夢魂失路北歸遲置之唐人集中誰復疑其非也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父秀實亦名進士伯威博學能文作詩典雅多有佳句時輩稱之初余過陽夏聞其名及一見傾倒歡甚後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陽爲誄文雅澹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貧母老爲國史院書寫秩滿爲八作使亂後南奔道爲兵士所殺年未四十哀哉伯威爲人議論刻深然于文字甚工細每酒酣談說今古莫能窮又欲取奇異功名自喜亦不羈之士也其詩多散落有游龍德宮云千年金谷銅駝怨萬里蜀天杜宇啼又明日清風一壺酒與君同酌信陵墳

王鬱字飛伯奇士也少余一歲與余交最深儀狀魁奇目光如鶻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鶴狀貌也少居鈞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數載爲文閎肆奇古動輒數千百言法柳柳州歌詩飄逸有太白氣象初爲御史程公震所知繼爲李翰林欽叔麻徵君知幾史盧氏學優嘉賞且共爲延譽籍籍正大初余先子合葉飛伯持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直門下遂與余定交每觴酒讌遊無不在已而入南京見趙雷諸公皆稱之不已布衣少年名動京師後因下第西遊洛中余居淮陽凡三過留輒數

月唱酬談論相高每相別輒以所著相寄且相商訂爲益正大末南京被圍復相守圍城中天興改元秋飛伯忽過余別曰吾跼伏陷棄不自得今將突圍遠舉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子小傳屬余曰茲不朽之託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年不知存亡丙申歲南遊遇交遊輩說飛伯初爲東諸侯兵士所得其將厚遇之飛伯徑行不設機久之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王飛伯死矣計其時年甫三十餘哭諸鎮陽蓋飛伯爲人雖聰穎絕人然

涉世日淺頗驚岸不通徹此所以不免予嘗見其舉止
言談無顧忌旁爲慄然而飛伯益自信莫能戒以是常
得謗議爲俗人所憎迄今談其名不悅者多矣嗟乎以
斯人之才氣稍有鍛鍊其文章所至豈易量哉今而中
道摧折不迄于大成可以爲斯文嘆其詩文往來與余
最多有淮陽唱和南頓聯句古賦銘贊書序數十首遭
亂皆在余橐中今仍略載其小傳云先生名青雄一名
鬱大興府人也十五代祖珪相唐太宗官侍中永寧郡
公曾祖衍金紫光祿大夫定海軍節度使兼萊州管内

觀察使祖彥信邠州宜祿尉父欽山東路轉運司鹽鐵
判官先生始生之月夢神人自天而下開所負紫絲囊
賜一大鵬且云吾後必來取其鵬在地振羽一鳴驚而
寤訪諸卜者繇曰凜凜霜鷲賜上穹旣文于外又剛中
法生貴子其應在公他日必作青雲之雄先生旣生因
採其語爲名字年十八父歿家素富貴累千金遭亂蕩
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
舉時文先生爲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爲麻徵君
九疇所賞其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鈞臺

得其所著傷魯麟導懷等賦并楊孝童碑王夢祥哀辭
大驚膽書徧薦于諸公先生之名始滿天下自此去鈞
臺放游四方又移隱陘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先生年
二十五矣來游京師諸公倒屣爭識其面宰相聞其名
取所作文章將薦之事中格樛軒皇叔密公璘閑閑朝廷二
大老皆致禮于先生交館之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
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尚
氣自以為儒中俠所向敢為不以毀譽易心又自能斷
大事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為世害然有從事于

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
一隅不能周徧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
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弊其論經學以為宋
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惟蹈襲前人不
敢誰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
傳注尤為甚亦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為文以為
近代文章為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
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為文取韓
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為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

為世人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
 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近皆
 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
 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詩之詳皆成書
 其論出處以為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
 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豪行樂自適不為世網所
 羈頗以李白為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公完顏壽
 閑閑公趙秉文余先子雷淵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
 學優程震宋九嘉其從游最久者曰李汾楊弘道元好

問魏璠張邦直杜仁傑曹君一雷瑄冀禹錫張介王說

王采苓趙著張甫正鑄劉輯李仝劉源楊煥胡權圖克

坦公履案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呂鯤史環李佻侯策張傑劉郁左

坦牛汝霖珠赫遠烏凌噶爽案珠赫舊作木虎烏多僧噶舊作烏林苔今改

性英諸公隨得書無次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劉祁二

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

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

獨出遠隱名山不知所終

劉昂霄字景賢陵川人博學能文從屏山游與雷希顏

辛敬之元裕之善嘗由任子入官已而隱居洛西山水
 間踰四十病卒案元好問劉景元墓銘曰以元光元年
 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與此志
 年踰四十有異而中州集傳又云卒年
 三十七則與其所作墓銘又自不同其詩有云歲月
 消磨詩硯裏河山浮動酒盃中迢迢萬里乾坤眼凜凜
 千年草木風元裕之嘗稱之余恨未之識也

珠赫遂字士立先名玳字温伯女直納琳明安也案納琳明

安舊作納麟雖貴家刻苦為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游

初受學于辛敬之習左氏春秋後與侯季書交築室商
 水大野中惡衣糲食以吟咏為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

屢相從講學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毫

亂見殺年未四十也少年詩云山連嵩少雲烟晚地接

嶠函草樹秋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同遊醉上蘭舟泛

碧流楊柳風生潮水闊芙蓉烟盡野塘幽幽一作秋花邊落

日明金勒雲裏清歌繞畫樓今夜相思滿城月梁臺楚

水兩悠悠又睢陽道中云又渡激江二月時睢陽東下

思依依丘園寂寞生春草城闕荒涼對落暉去國十年

初避亂投荒萬里正思歸脚岐卻羨春來鴈亂逐東風

向北飛又書懷云關中客子去遲遲飄泊炎荒兩鬢絲

三楚樓臺淹此日五陵鞏馬想當時春風草長淮陽路
落日雲埋漢帝祠回首故鄉何處是北山天際綠參差
甚有唐人風致

烏凌噶爽字肅孺女直世襲穆昆也

案穆昆舊作風神謀克今改

瀟洒美少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游居淮陽日詣
余家夜歸其室抄寫諷誦終夕雖世族家甚貧為後母
所制踰冠未娶惡衣糲食恬如遇交遊杯酒豪縱可喜
余謂使其志不輟年稍長則當魁其輩流壬辰陳陷赴
水死年未三十初賦鄴研詩有云上有丹錫花秋河碎

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瑟鳴風牖又賦古尺云一云賦背古子

逐一道十三虹赤鬣金鱗何天矯翻思昨夜雷霆怒只

恐乘雲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別離淚更多滿空飛

下清秋雨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惜乎不見其大成也

劉琢伯成中山人刻苦為學事母教弟以孝友聞朋友

居鄧州人甚重之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余始與相識俄

下第歸久之河南亂聞在武仙軍中仙使使宋回為所

殺哀哉作詩甚工有云吳蠶絲就方成繭楚柳絲飛又

作萍非淺淺者所能道也其過葉哭余先子詩亦佳

史懷字季山陳郡人少游宕不羈然有才思年既壯乃折節爲學與名士李子遷侯季書王飛伯游作詩甚有功冬日卽事云簷雪日高晴滴雨爐烟風定暖生雲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陳陷死

劉昉字仲宣中山人讀書有才學作詩甚有可稱嘗作睢陽八詠工甚居西華之小姚鎮時來游陳余識之遭亂歿

高禾字信卿漁陽人倜儻尙氣輕財好交游頗讀書喜談兵文辭豪放長于論事嘗從屏山游與李長源元裕

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舉不第家甚貧正大末余居淮陽信卿持諸公書來謁因爲定交留月餘西去未幾同在南京被圍嘗上書言事不報以病死自號應庵胡權字直卿衛州人南渡有詩聲累舉不第貧甚性狂狹不能容尋常八年過四方娶嘗投余先子淮陽又與余同試于京遭亂北歸以病卒

田永錫義州人叔思敬耀卿名進士永錫少有詩聲其過東坡墳詩云富貴一場春夜夢文章萬斛冷雲泉英魂返卻眉山秀依舊春風草木天爲人傳誦興定末同

余試南京擢第遭亂南奔在江淮間病卒

李澥字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峯居士工詩及字畫皆得法與黃華趙閑閑諸公游連蹇科場竟不第至六十餘病終時人言公渡賦不如詩詩不如字字不如畫科舉賦最緊□□□最緊下也興定末與余同試開封中選公渡甚喜有詩示余先子後云姓名偶脫孫山外文字幸爲坡老知誰念三生李方叔欲將殘喘寄鑪錘先子和答云瓶有儲糧鬢有絲蹉跎歲晚坐書癡朝川畫隱王摩詰錦里詩窮杜拾遺應舉尙陪新

進士主文多是舊相知春闈看決魚龍陣未必尖錐勝
鈍錘士林相傳以爲笑談

劉勳字少宣雲中人初名訥字辯老與其兄漢老俱工詩幼隨官居濟南二十餘載後南渡居陳數與余先子唱酬爲人俊爽滑稽每尊俎間一談一笑可喜科舉連蹇竟不第年五十餘陳陷死平生詩甚多大概尖新長于對屬其佳句有云午風襟袖如秋早甲夜闌干得片多又濟南泛舟云人行著色屏風裏舟在迴紋錦字中又上先人云南山有後傳能賦北闕無人繼敢言送余

赴試云文章四海名父子孝友一門佳弟兄又贈王清
卿云長拖酒債杜工部新有詩聳侯校書贈馬元章云
會著麻鞋見天子敢將道服襯朝衣又車轂春雷震屋
山馬蹄亂電響柴關何時得個茅庵子不在車塵馬足
間又畫馬末云神物世間尋不見五陵春草色萋萋仲
兒譙字庭老亦好古作詩不凡

甯知微字明甫宿州人博學無所不知尤長于史事劇
談古今治亂或諸家文章歷歷不可窮援筆爲詩文亦
敏贍可喜舉經義連不中遷居淮陽與余遊二載家積

書萬卷載以行麻知幾及余先子皆重之後還鄉遭亂
不知所在或云渡淮在南中余嘗有西游詩四十餘篇
明甫取而觀一夕盡和其韻以見示其間佳句甚多
崔遵字懷祖燕人父建昌字萬卿名進士懷祖少有詞
賦聲所交皆名士累舉不第南渡輟科舉不爲居嵩山
下以讀書作詩爲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懷祖爲兵所
得脅令往招洛陽見殺嘗有詩云青山似有十年舊小
雪又爲三日留元裕之稱之

曹恒字君章應州人高丞相汝礪之婿也少讀書不喜

為科舉計惟孤介不肯事富貴人南渡居大梁葺軒種竹號友直余先子為作記賦之又好收古人書畫器物藹然有士君子風遭亂病歿有子之謙擢第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擢第為虹令有聲入為省掾坐事

罷遭亂還鄉會兵變賓起率眾據城復屬金朝已而見

殺案中州集傳云亳州為單父軍楊春所據春以事出賓與故譙縣尉王進反正朝廷授進集慶軍節度使

賓同知軍事後又為行部尚書金史本傳載賓罷歸鄉里後亳州軍變賓約城中軍民復其州哀宗嘉之授賓

同知節度使哀宗遷蔡賓奉迎于州北之高安擢為行部尚書及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環甲譁謀拽賓

往市中害之並視此志所敘較詳而此志既敘其復城仍似以省掾終殆由傳聞未備也為人詠諧

輕脫嗜酒無威儀詩頗工有上先子云致君有道莫如

律敢諫不行猶得名

歸潛志卷三



